



雄安田埂上的小天鹅

寻找青春榜样

成长 GPS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樊未晨

46岁的董英在最大的骄傲就是自己的女儿。

董英的女儿马悦现在在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学校上学。生长在河北省端村镇东堤村的董英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家里会出一个学芭蕾舞的孩子。

从北京到河北省端村镇大约165公里，开车大概需要2.5个小时。这是我开车一天能够往返的最远距离。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直属党支部书记关於说，正是这个看似有些偶然的理由，把董英一家带到北京来的芭蕾舞老师面前，也让农村女孩马悦走上了一条从来没有想过的道路。

田埂和芭蕾，一个在乡间一个在殿堂，似乎是一对不会发生交集的存在，但当油绿的田野上穿着芭蕾舞服的村里娃翩翩起舞的画面真的出现时，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发现，整个事件不再是几个农村小姑娘学会了芭蕾舞这么简单，高雅艺术能否真正走进殿堂？高雅艺术能否走近天赋并不出众的普通孩子？关于老师和那群白洋淀堤岸孩子的事让人们思索良多。



执行国家任务的大学老师也来教村里娃

在芭蕾舞界，人们提到关於，便会把他和多项国家任务联系起来。

2016年G20峰会上，当一只只白天鹅在杭州西湖湖面上踏浪而出时，唯美的画面让整个世界的为之一倾。在水上跳《天鹅湖》是没有人完成过的挑战。关於便是这个节目的领队。

再往前，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国庆60周年、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国家重大演出活动中，关於也都充当着舞蹈方阵指导者的角色。

1994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留校任教至今。在执教的20多年里，关於执行了多项国家任务。别人一生做不了的事情，我用半辈子做完了。关於说。

已经站上人生的高原之后，关於有些迷茫：还能如何超越自己。

关於在多年与国外艺术院校接触的过程中发现，在国外别说艺术家了，就连每个学生也要做公益，中国的艺术家怎么能整天把自己关在五星级饭店中搞创作？！这样也绝做不出好作品！我们可以把艺术做得很精致，但不会很感人。

40岁之后，这些问题困扰着关於。

这个时候，关於的头脑中总能浮现出自己小时候随家人下放农村的生活：经常坐在田埂上看着朝阳升起夕阳落下，每当想起朝阳、夕阳、田埂、麦田的味道，就会觉得特别美。关於说，一个教农村孩子跳芭蕾的念头出现在他的心头，而且在关於看来，芭蕾舞是世界的，不是哪个国家的，作为一个大国，6000万农村儿童没有人能看懂芭蕾、会跳芭蕾，这与大国身份极不匹配。

于是，距北京两个半小时车程的端村学校迎来了大学里的芭蕾舞老师。从2013年起，关於老师开始到端村教孩子们芭蕾舞。5年来每周一次从未中断过。一个艺术家应该履行对社会的责任。

任。否则的话，有高原无高峰。关於说。

艺术不是只给专业人士用的

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

我坐在办公室一边看着紫竹院的风景，一边想象着去农村支教的情景，认为一定会很浪漫。关於说，但真的去了才发现，原来会有那么多问题。当时的雄安还没有走进全国人民的视线，那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农村，落后、脏乱。

董英现在还记得5年前关於老师第一次到端村时的情景：那天所有小学的孩子符合三长一小（臂长、腿长、脖子长、头小）标准的都去参加了。

虽然，很多家长都带着孩子参加了关於老师的选拔，但是大多数人是来凑热闹，因为，家长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不知道芭蕾舞是什么，对孩子们为什么学习芭蕾舞也不明白。董英说。

在相对比较封闭的端村，孩子们通往未来的路径很简单，无非两条，一条是：小学-中学-大学-离开农村，另外一条便是小学-中学-考上大学-回家务农。

所以，我们刚去的头一两次大家都很配合，孩子们也都到齐了，但是三四次后就没人了。关於说，打电话回家

长怎么没送孩子来学芭蕾，家长们经常回答：没时间。在很多家长心里，跳舞根本不算上什么正经事，没必要在这件事上浪费时间。

于是，关於打电话求着家长把孩子送来学芭蕾。

大概去教了一个月左右，关於便请人给孩子们编排了一支舞蹈，我们需要作品让家长看看。

这支舞名叫《清清荷花》，完全来自孩子们的自创，小孩子顶着荷花跳起了芭蕾舞，她们自己有生活体验，特美。关於说。

看到自己的孩子真的能跳出那么美丽的舞姿了，家长们慢慢地开始接受关於了。

有不少人对关於有这样的疑问：舞蹈学院的学生个个条件优秀，你平时教的都是金字塔塔尖的孩子，现在转到教金字塔的底座上的孩子，对你的才华不是一种浪费？

艺术不是只给专业人士用的。关於总是这样回答，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跟艺术沾边，有的人平时会写书法但是绝不会靠卖字为生，是用来自我修养的。

而对于孩子来说，学习艺术更加重要，我们到一些发达国家总觉得他们的素养好，是因为他们在小的时候一般都会学习艺术，音乐、舞蹈或者是美术。小学阶段学习艺术，不是让他们都变成专业演员，而是让他们有发散性的思维。关於说。

给乡村孩子打开一条美学路径

不过，要用芭蕾打开孩子们的艺术之

路并不简单，因为跟其他艺术形式相比，芭蕾舞还是有很多专业门槛的，田埂和殿堂之间的距离不能仅靠美好的愿望填充。

刚到端村，踩到舞蹈教室地板上的脚就抽筋了。关於说，跳舞的人最怕脚着凉，所以，在北京，学校舞蹈教室的地板是很讲究的：双层的木龙骨加上地板再加上地胶，跟地面之间隔了4层。而端村的教室是水泥地上铺了一层草。

我们平时习惯了，根本不知道舞蹈教室的地板是不能随便踩的。董英说，最初家长们进舞蹈教室从来不敢穿鞋，即使穿着高跟鞋也照样登堂入室。

学艺术的人要对艺术有最起码的尊重。关於说，每次到了端村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脱了鞋子、拿起抹布、蹲下身子开始擦地板。

不仅如此，端村虽然地处美丽的白洋淀，但是白洋淀早已不能像老人们所说的那样：随时可以一猛子扎进去，随处可见的是白色的垃圾。

关於老师意识到教孩子们芭蕾的背后其实是教整个村子文明，要让村民们懂得美，他们才能真正爱护身边的环境。

所以，关於老师的第一堂课不是教跳舞，而是教梳头。几个小时后，当村里的妈妈们看着自己的女儿仿佛变了个人时说：从来不知道我的女儿这么漂亮。

教室太简陋了，关於便索性把孩子们带到田野去跳舞。在冀中平原上，一望无际的麦田，几个小朋友听着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按照强弱拍子跳起四小天鹅，中国农民的孩子可以和柴可夫斯基隔空对话了。关於说，那个时候再给孩子们讲这支舞蹈，我知道她们听懂了。

乡土中的芭蕾

上图：雄安新区安新县端村学校农民的孩子，在冀中平原的麦田里表演《天鹅湖》随想。

右下图：端村的孩子们在训练基本功。

关於/摄
左下图：小天鹅们在休息。
王越/摄

当艺术之门被打开后，孩子们释放出的能量让人震惊。

芭蕾舞是要穿脚尖鞋的，脚不免会被磨破。每个学芭蕾的人都会经历这个过程，破了磨、磨了破，直到脚上磨出老茧之后脚就不会再破了。这个过程，是让很多城市老师头疼的大事，因为家长都会心疼孩子，甚至会指责老师。

但是在端村这个过程却过得异常顺利，才一年不到的时间，这些孩子全都能在足尖上跳舞，城里的孩子可能要三到四年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关於说，端村的孩子和家长从来没有因为脚磨破了而疼哭过、喊过。

于是，关於老师在端村的教学进度飞速加快，孩子们的进步也是飞速的。2016年在华北五省市的舞蹈大赛中，端村学校的《丑小鸭之梦》拿到了表演和创作两个第一。

现在，董英的女儿马悦已经进入了更加专业的艺术院校学习，作为一个被城市孩子包围的丑小鸭，马悦经历了最初的不适应、基本功不如别人之后，现在已经从最初跳舞时所处的最不重要的旁站到了最重要的中把中。

在端村，像马悦这样的孩子共有5个，他们分别考取了市级、省级的艺术职业学校，走上了学习艺术之路；另外，还有上百名孩子在端村接受了国内最顶尖芭蕾舞老师的嫡传，柴可夫斯基、芭蕾舞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更多村民则像董英一样，每周周末不再去跳广场舞而是到端村学校给北京来的舞蹈老师当志愿者，他们在电视中看到芭蕾舞剧时，不再转台。

这大概就是一条乡村孩子美学道路的正确打开方式吧。

学习动力难道只凭兴趣

雷宇

今年4月，本报推出了题为《中国面壁者》的专题报道，记录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群体故事——中国核九院一批年轻人，在改革开放和繁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出生，在坐拥全球风气的互联网世界长大，毕业于名校却选择如老一代科学家那样深藏功与名，耐得住山沟里的寂寞，继承下辉煌且沉重的接班人衣钵，铸国之重器。（本报4月17日）

这似乎是另外一种存在。

今天这个时代，得益于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腾飞，青少年比历史上任何时代的同龄人都更勇于展示个性张扬的自我，他们更愿意清晰地表达我想我要我喜欢，他更愿意因为兴趣爱好而不惜努力而奋斗，无疑折射出社会的巨大进步。

毋庸讳言，兴趣对学习成长有着神奇的内驱动作用，牵引着青少年成才之路。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古人亦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者不如乐之者。

然而，这样一群面壁者又真实地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昭示着人生成长路上另外一组关键词，社会需求、国家使命。

或许有人会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新时代没有必要再重复往日的话题。

但有一个事实无法回避，无论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会有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价值观。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永远是一个青少年时期必须直面的人生课题。

个人畅想个人的小时代，是因为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大时代，有一群民族脊梁和

基石。今天，可持续发展正成为新的时代命题，希望就在青年身上。

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命运方有大成。1952年，江西永新的一个年轻人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高考。填报志愿时，家里想让他学医，他自己想学天文，但那时国家要发展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就需要找到矿产资源，因此，唤醒沉睡的高山，寻找出无尽的宝藏成了当时最激动人心的口号。他被这句口号打动了，于是第一志愿填报了北京地质学院。他的名字叫欧阳自远，中国的嫦娥之父。

中学阅览室里，一本科学杂志上登了很多星际、太空知识，让年轻的杜祥琬立志探索宇宙的奥秘。高中毕业后，他报考了当时全国大学中唯一的天文学系——南京大学天文学系。然而，被国家选中到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攻读原子核物理专业，大大的宇宙没研究成，学了小小的原子核。杜祥琬带领团队让我核武器向小型化、精准化迈进了一大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当然，我们说个人兴趣之外还有社会需求，并不是说两者天然割裂。老一代学者往往有这样的体验，兴趣服从需要，需要产生兴趣。在国家需要的学习和研究中，钻研进去才发现，这些新知识、新领域、新课题是那么富有挑战性，解决以后巨大的成就感，让人感到是一种享受。

杜祥琬对此有一个精彩的比喻。他将人生动力比为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社会需求，一个轮子是个人兴趣。需求好像是个前轮拉着你去，兴趣好像是个后轮，推着你去，两个轮子一起转动起来，才会有更强劲的力量。

哈佛女孩张晴：分数只是眼前的苟且

牛人榜

通讯员 石露芸 寇博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李润文

大学4年应当怎样度过？

早起、按时上课、考高分、发论文、刷国际竞赛？这似乎是一个优秀生待办清单上的重要事项，但在西交利物浦大学生物科学系毕业生张晴看来，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3月1日，她收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即将前往波士顿攻读生物信息专业研究生。在此之前，卡内基梅隆大学、塔夫茨大学已相继向她伸出橄榄枝。

这位很多同学口中的大神说：分数只是眼前的苟且。你要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然后把时间投入到那上面去。

在张晴通往哈佛的道路上，国际遗传工程机器设计竞赛（iGEM）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时候，在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的时候，就要去试一下。她说。在历时的比赛中，她的主要任务是做实验。虽然实验成功的快乐感很强，但生物

实验的回报周期对我来说有点长。她说。

比如，假设一个东西不起效是某个原因，通常需要花数天甚至一两周时间才能验证这个假设是不是对的、下一步要怎么做。

张晴所在团队的课题是做一个大肠杆菌体内的突变生成器，在此过程中，一位应用数学专业的同学参与进来完成了数学建模的工作。

大三那年的秋天，张晴和她的同学们来到美国波士顿参加iGEM决赛。当看到全球其他高校的项目展示时，她被深深震撼了。

我当时才意识到，建模和硬件的改良能为生物实验带来很多便利，也能够回答很多有意思的问题。计算生物是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如果一个参数是能够算出来的，能省多少事儿？！

从波士顿回来，她决定了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方向。

在备战iGEM最残酷的几个月中，张晴完全忘记白天黑夜，被实验占掉大量睡眠时间。常常睡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然后接着工作5个小时。作息取决于实验进度。她说。

那年，西浦与来自全球顶尖大学的270支团队角逐，一举摘获银奖。但张晴说，金奖、银奖，这些不重

要。重要的是，她找到了自己想做什么、要往哪里去。

在张晴这一届，生物科学系还没有生物信息这个专业。生物信息是计算机和生物的交叉学科，对数学和计算机编程有较高的要求。

大一时我参加了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那是一段完全自学的经历，让我对大学应该怎么学习有了自己的感受。张晴说，很多内容是我自己的专业课没有的，我就通过上网课、刷题、做题来自学。这些积累为之后转向自己所爱的科研方向奠定了基础。

大三暑假起，张晴正式加入孟佳博士的科研组，在西浦，本科生可以加入一些科研项目。

同学们有不同的长处，有的人特别擅长做开发工具，有的人沉迷于统计，还有的同学执行力特别强。在相互学习中，张晴的学习边界在扩展。

不仅如此，孟佳博士还鼓励同学们参加校外的学术会议。

给她自由就是给她最大的帮助。关於学习、科研，她从来不需要老师督促，而且她在带领着我实验室的学生一起前进。孟佳博士总结。

正能量 女孩王雪晴：感性理性都在线

实习生 王豪

和身边的同学一样，我也有迷茫、焦虑，甚至不知所措的时候。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门外的一家咖啡馆，该校研二学生王雪晴显得跟她正能量爆棚的人物设定不太一样。

去年10月，她竞选成为北京高校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士宣讲团讲师和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北航研究生宣讲团讲师。在4个月里，开展线下宣讲12场，线上直播4场。在老师和同学眼里，她是个无所不能的女超人。

1994年冬天，王雪晴出生在山东一个普通教师家庭。作为家里的独生女，从小父母便格外注重对她的教育。

一年级的时，爸爸就拿一个本子，让我天天写日记。这在当时的王雪晴看来，无疑是个苦差。她常常偷工减料，有时还赖着不写。可父亲并没有放松要求，甚至买来便于统计字数的方格本，限定她日记的长度。

跟朋友闹矛盾了，考试考差了，都写下来，那种不满或者低落的情绪就会有所减少。坚持中，王雪晴有了新发现。当然，在她眼中，开心的事情更值得记录。实现一个小目标，或者是与长辈、与朋友开展了一次有意义的谈话，都成为文字中的日常，回头来看，总觉得格外温暖。

写日记确实可以让我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做了什么，收获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王雪晴理解了父亲的苦心。

十多年如一日的记录，见证了王雪晴成长中的酸甜苦辣，也让这个曾经讨厌写日记的小女孩，爱上了这方秘密花园。就算再忙，她也会抽出时间，详尽地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还时不时摘抄那些貌似心灵鸡汤，却能给予她鼓励的句子与文章。

日记是我的解压阀，也是我与自己对话、与世界对话的武器。日记，让王雪晴比起同龄人，更加注重自己心理上的变化，也在不经意间，帮她养成善于观察、善于总结的习惯，变得更加感性，也更加清醒。

2012年，王雪晴从山东考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刚走进象牙塔，她就发现，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是老师同学眼中的焦点。

班里很多同学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英语、计算机都强，还懂一些流行的东西。而我上大学之前，练口语、接触电脑的机会屈指可数。新的环境让王雪晴产生了心理落差。

王雪晴尝试用更积极的态度对待眼前的变化，她延续了写日记的习惯，捕捉生活中所有正能量的瞬间。

落后不是一件负担，王雪晴开始享受自己的大学生生活。每节课，我都坐第一排，困了累了的时候，就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是多好的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啊。有人喊我去做演讲主持，我特别怯场，但仍然鼓励自己，这是多难得逼着自己练习口语的机会。

一个微小的改变，成为她挑战自己、收获成长的源泉。或许面试官会问我，我会被刷掉，但我仍然会争取在节目中出场的机会。

4年大学生活转瞬即逝，王雪晴参加了挑战杯、GMC、北美建模，记住了那些每天带着电脑在校园里穿梭、每晚熬到一两点讨论方案、撰写报告的日子。也参加了园博会、APEC、田联世锦赛，记住了天不亮的校园和已经熄灯多时的宿舍楼。与此同时，她以年级第一的成绩，被保送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并在当年的毕业典礼上成为毕业生的代表。

成为一名研究生后，王雪晴仍不忘厚积薄发，她的座右铭是：成长是一个螺旋式状态。今天，你站在台前，被光芒围绕，明天，你仍要习惯在后台哭泣的日常。

跨专业读研，没关系，我可以补修之前没有接触的课程；写不出文章，没关系，我可以先将自己的思考点记录下来，之后再通过阅读补充完善；社团里的事情很琐碎，也没关系，我至少保证，在这里工作的每一分每一秒，时间都没有被浪费。

慢慢地，王雪晴再次成为同学们眼中无所不能的女超人。

没有太多高大上的理论，我只是想借助自己的经历与感悟，传递一些正能量。或许只是作为儿女，对父母的耐心；作为学生，对科研的执着；作为公民，对他人的善良。但恰恰是这些小事，让我走出迷茫，呈现当代青年应有的面貌。讲台上的王雪晴，再次展示她的感性理性。

